

鈕永建的秘密

范 尚 文

(本文插圖刊第50頁)

騎馬本領真是天授

鈕永建先生，江蘇省上海縣俞塘鄉人，字惕生，又字孝直，號天心，世人尊稱他惕老，是一位文武兼資的革命元勳，為國父孫中山先生最器重的革命同志之一。

惕老生於清同治九年二月初八日（農曆），即西曆一八七〇年三月九日。幼受傳統式的教育，聰慧絕倫。七歲即讀畢四書，十一歲讀完十三經，並能賦詩及作八股文。十七歲考中秀才，光緒十九年又考中恩科舉人（光緒十九年，適為慈禧太后六十壽辰，故有恩科之舉行），時年纔二十四歲，可說是科場得意的青年才俊，受到眾人的讚譽。可是，他對科場榮銜，興趣缺缺；一心祇想求得高深的學問，以便為國家服務。翌年，他經江蘇學台之推介，便負笈於江南的江陰南菁書院。入院後，認識了武進舉人吳敬恆（即黨國元老吳稚暉，國人尊稱他稚老或吳稚老），二人在進德修業上，頗收相互切磋之益，遂訂交焉。惕老在南菁書院讀書之暇，最喜歡的運動是騎馬。一個文質彬彬的書生，而愛好馳騁，足證他的志趣

不僅在於文事了。一日，他馳馬於江陰北門外的水塘邊，忽然間馬鞍索裂斷，惕老緊握馬鞍，被拋落在池塘中，仍踞鞍而坐，並未受傷。稚老見而謂之曰：「好啊！你的騎馬本領真是天授的，我看你大可習陸軍。」習陸軍，本也是惕老的夙願，祇以一時尚未遇到適當的機會。光緒二十一年某月，南菁書院同學秀才田某，以事為江陰知縣逮捕入署，鈕、吳知之，便邀集同學二十餘人，齊赴縣署質問（清制：縣署逮捕秀才，須先請准革除其科名，否則即為違法），知縣惱羞成怒，當將鈕、吳二人併予拘押，經南菁書院山長（猶今之院長）黃以周前往交涉，知縣自知拘捕不當，乃商請黃山長出面疏導學生，俾免事態擴大，一面僱轎將被拘學生送回。事本可了，但黃山長對鈕、吳兩個為首之人，不能原諒，擬予儆戒之，鈕、吳聞悉，即自請退學離院。不久，吳轉學蘇州紫陽書院，鈕則先肄業於上海正經書院，繼聞湖北創設武備學堂，公開招考學生，遂前往報考，結果以第一名入選。開學後，認識了一位才氣縱橫的同學吳祿貞（湖北雲夢縣的青年舉人，留學日本時參加同盟會，歸國後，委身清軍，至

升任第六鎮統制時，因進行革命，事洩，被袁世凱會同清廷大臣載濤，購買兇手刺死於河北省南部重鎮石家莊任所），二人情投意合，頓成莫逆。各科成績，都非常之高，第一名不是惕老，便是吳祿貞，一時有瑜亮之稱，同為師長所賞識，認為都是可造之才。光緒二十五年夏畢業，二人同獲官費留學日本，並同時考入士官學校，鈕習陸軍，吳習騎兵。惟惕老因船期延誤，到日較遲，錯過開學日期，未能住進士校宿舍，乃與稚老（時亦到日留學）合租東京神田町明陵館二樓小房間各一，對門而居，靜待下期開學。

要吳稚暉見孫中山

時國父孫中山先生為了籌組同盟會事，自美來日，住橫濱山下町。吳祿貞聞悉，特邀惕老同往晉謁。惕老因前些時在「萬國公報」上曾讀到孫先生上李鴻章國是意見書，深覺其思慮卓越，論斷透關，早已仰慕其人，故欣然相偕趨訪。及見孫先生溫文儒雅、氣宇軒昂的紳士風度，即深為欽佩；繼經交談之下，對孫先生淵博的學識、革命的抱負，和救國的遠見，更覺其確是一

位了不起的革命領導人物。從此時常往訪，傾談革命方略，並且還向孫先生建議：「革命要從三方面着手，第一，要購運武器輸往發動地區。第二，要訓練一般幹部担任宣傳聯絡工作。第三，要派員滲雜清軍防區及政治組織裏面去，以便發生裏應外合作用，收事半功倍之效。孫先生聽了，深為贊許，由是益加信任，但事為稚老知悉，甚表駭愕，一再勸阻惕老曰：「孫某是個朝廷通緝的江洋大盜，你是一位當今的舉人，又是官費留學生，怎可去見他呢？不怕後果嗎？」惕老

答道：「你大大的弄錯了，孫先生決非江洋大盜，那是清廷對一位政治革命家的污蔑語詞，他實是一位見遠識廣、熱心愛國的偉大志士，像他這樣的人，我還沒見過第二個，你將來見了，定然也就知道了。」經這樣解釋後，稚老仍不相信。過了若干日，孫先生由橫濱來東京回拜惕老，稚老知道了，就趕快躲在房內，惕老再三勸請出見，硬是不肯。後來又一次孫先生來訪，稚老在惕老房門口猝然相遇，在無可躲避的情勢下，由惕老介紹其與孫先生見面並敘談。至告別後，稚老態度大大的改變了，認為孫先生確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從而也和惕老一樣，常常趨訪孫先生，並傾談革命救國等大事了。

由此以觀，惕老知孫先生之為人，較稚老為早，而稚老必待親自與孫先生見面敘談後，才改變自己過去錯誤的成見。前輩立身處世態度之謹慎若此，可為風範！

獻身革命一再歷險

惕老追隨國父孫先生獻身革命，曾多次冒險犯難，瀕臨死亡邊緣，幸吉人天相，先後都化險為夷。茲舉兩事略述如後：

民國二年，北京政府舉行國會選舉，國民黨獲大勝，要員宋教仁（字逵初，別號漁父）已被視為未來的內閣總理。時袁世凱任總統，他素嫉國民黨，尤嫉宋氏，因乃密派爪牙刺死宋氏於上海北火車站，全國震動；國民黨二次革命，於焉以起（袁世凱先後殺死國民黨重要幹部吳祿貞、張振武，繼又撤去國民黨粵、贛、皖三督職位，復向國外大借款，用以擴充私人武力；種種兇殘、專橫、反動、禍國等不法罪行，已使國民黨深惡痛絕，適又發生刺宋案，黨人忍無可忍，遂與兵申討之，因在辛亥之後，故稱二次革命）。國父遣赴上海，主持其事，任命陳其美（英士）為上海革命討袁聯軍總司令，惕老為參謀長。惕老並召集其辛亥年起義於松江的舊部，成立別働軍，協同革命討袁聯軍作戰，先攻上海西南之龍華，克之；繼攻南市高昌廟，激戰數晝夜，因敵軍砲火猛烈，別働軍死傷過多，乃奉命撤往吳淞口砲台守禦。詎吳淞口外敵方海軍艦艇羣集，巨砲不斷向岸上打來，吳淞要塞砲台亦不敵，遂又撤往寶山縣城，再轉進至嘉定待命。以上各戰役，惕老為鼓勵士氣起見，總是親臨前線督戰。一日，正在某一陣地督戰時，見一士兵聞砲聲而發抖，惕老謂之曰：「不要怕，你看我不也守在這裏嗎？如果你認為你所守的位置危險性大，那末我們可以易位而守。」不料易位甫畢，而砲彈適來，士兵遇難，惕老則安然無恙，是誠「好心好報

」之謂歟！

民國六年七月間，北洋政府二次解散國會（國民黨二次革命失敗後，袁世凱將第一屆國會解散，進行帝制，終遭各方反對，於民國五年羞憤而死，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恢復舊國會。翌年，黎元洪被督軍團脅迫，重又解散國會），國父在廣州號召護法，國會議員至粵召開非常會議，組織軍政府，舉孫中山先生為大元帥。孫先生就職後，立即電召惕老赴穗，任用為大元帥府參謀次長，代行總長職務。旋又調任廣州兵工廠廠長。兵工廠是軍火供應的機構，任務重要，素為軍人們所矚目。維時廣東的軍人，主要人物為陸榮廷，屬下有陳炳焜、譚浩明等將領，他們都是廣西人，地域觀念極濃。陳、譚二人雖為清末時惕老在廣西辦理邊防教導團之部屬，但他們仍唯陸榮廷之馬首是瞻。在如此情勢下，廣州軍政府自然尾大不掉，難於推行政令，國父遂於翌年五月間辭職赴滬。但惕老則任兵工廠廠長如故，且仍本其正直勇毅精神，認真辦事。於是遂成嫉妬者的眼中釘，俟其外出，以暗殺方法對付之。暗殺者向其開放冷槍，中一彈，由臀部穿出，幸未傷及要害，兼之救治得宜，不久即告康復。國父在滬聞訊，頗為憂念，急電慰問。原電云：「前日接新聞傳說，執事在粵猝遇兇徒，致受槍創，聞之深為駭愕，猶幸吉人天相，化險為夷，尚足相慰。惟粵為通都大邑，而奸宄橫行，弁髦法紀，宜嚴懲兇黨，以儆將來，並望勉行調治，以期速痊。出入戒慎，以防未然。臨書懸念，藉頌痊社！孫文。十二月二十八日。」

惕老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及國父對惕老的器重，於此可見一斑。

政治情操光明純潔

惕老久歷戎行，北伐後，轉入政途，由封疆大吏而中樞特任官爲時亦甚久。任內對於文武部屬之任用，始終堅持兩個原則，即「用人唯才」與「內舉避親」。當他出任蘇省主席之初（民國十六年五月），考試院雖已成立，但掄才大典，仍在籌備階段，關於縣級主管人員之考選、任用、考核、獎懲等辦法，尙付缺如。因此大部份人員，都出身於舊官僚，對於國民政府治下之新政，或者缺乏認識，或者推行不力，或者敷衍塞責了事。惕老亟思擢用一批有爲的青年同志，以利革新進步，乃在鎮江原××書院舊址，創設江蘇訓政學院，先辦縣級主管人員訓練班，分民政、財政兩組，公開招考大學畢業學生，施以兩年的嚴格訓練（包括四個月之實習）。考試課程與日後的高等考試相似，故報考的人數雖多，而錄取的連同有關方面保送的僅四十餘人。所有任課教官，除惕老外，計有葉楚傖、趙戴文、茅祖權、夏勤、樓桐孫等，都是當時的名流俊彥。

惕老對此一訓練班非常重視，每日黎明，即穿了灰布戎裝，親自召集全體學員點名訓話，或作個別談話，以極誠懇的言詞，指示立身處世與爲政之道，語重心長，有如暮鼓晨鐘，發人深省。訓練期滿，將民政組學員一律派任爲縣長，財政組學員派任爲縣財政局長或縣府財政科長。民國十九年夏，另復公開舉辦縣長考試，其考試之

嚴格及錄取後訓練之認真，與上次同。惟未及結訓，惕老奉調爲內政部長，乃將未了業務以及結訓後之分發任用等事項，經專案移請後任接辦。可見惕老對蘇省求治之切，求才之殷，與任使人員之公正嚴謹！

講到惕老「內舉避親」一節，可舉兩例以言其詳。其一，他出任蘇省主席後，曾致函其侄長鐸的家信中說：「愚在省府，於侄等至爲不便」，言下之意，就是「內舉避親」。其二，考試院遷台時，其侄女錦華，本已在考試院任監印工作，以不合銓敘資格，惕老必欲去之，經同事再三請求，奉准暫以雇員名義代理三個月，期滿仍須去職。可見惕老對於「內舉不避親」的古人行誼，不表苟同。

我國歷史記述：春秋時晉國有個大夫（官名）姓祁名奚，受了晉平公（晉國的國君）的囑咐，要他舉薦一位可資依畀的臣子，祁奚就把那位一向和他不和陸的解揚舉薦給晉君，晉君問他：「解揚是你的仇人，你爲何要舉薦他？」祁奚答道：「君祇問可不可，不問仇不仇。」後來，晉君又囑咐他舉薦一位可以做尉官（等於現在的國防部長）的大臣，祁奚便舉薦他的兒子祁午。晉君又問他：「祁午是你的兒子，你爲何要舉薦他？」祁奚又答：「君祇問可不可，不問子不子。」這便是「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親」的歷史典故。惕老對於親屬的任用，並不贊成祁奚的做法，他認爲「一人登仙，鷄犬升天」的作風，在政治上最要不得。這是何等光明純潔的政治情操！

以宗教家精誠感人

惕老係一黨國要人，但待人接物，絕無官架子。無論何人，即使是屬下小職員，如去見他，亦必親自接見，並當作賓客招待。晤談時，誰都可以在他面前發表長篇大論，他總是耐心的聽着，決不中間插上一句，打斷他的言語。縱使說錯了，也不面責，始終以和顏悅色的態度解釋之、安慰之、鼓勵之，使人如沐春風化雨。辭別時，惕老還親自送出大門。其謙而多禮，絕不矯情，而純出自然。官場中的習慣，長官喜稱職員官銜，如某科長、某祕書之類，惕老則概稱先生。他與稚老是老同學、老同志、老朋友，相交甚久，誼同手足，但彼此見面，都以先生稱呼。所有來往信件，其上款亦皆稱先生，而不稱兄或官銜；下款必具弟×××謹上。我國社會尙有「熟不拘禮」之諺語流行，而二老所爲，恰恰相反，足證前輩對於禮節是多麼的重視。

惕老賦性和易，有見解而無鋒芒。與人論事，總是針對問題，心平氣和的實話實說，是則是之，非則非之，絕不含混、誇張、虛假。他深信做人做事，祇要能够言願行，行願言，坦白真誠，實事求是，必可得道多助，欺人適足以自欺，徒使自己人格破產，不能立足於社會。他常引用「誠可格天」，「精誠所至，金石爲開」，「誠者仁也、不誠無物」，「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誠實是最好的政策（歐美政界流行的格言）」，「你能騙所有的人於一時，你也能騙少數的人於永久，但你絕不能騙所有的人

於永久(美國總統林肯演講詞)」等中外名言，作為自勉勉人的依據。他在蘇省主席任內，有一天，巡視縣級主管人員訓練班宿舍時，無意間發現一位學員暗藏一袋水菸於床底下，即晚召其面談，慈祥誠摯，如父兄對子弟之諄諄規勉，歷一小時許方止。由此可知，惕老對於犯錯之屬下，是採宗教家以誠感人的原則，不採處罰的方式。

公私分明持躬儉約

惕老夫婦都是虔誠的基督徒，自奉極儉，日常生活，簡單得一如平民。早晚吃清粥小菜，中午白飯，配以青菜(或蘿蔔、豆芽等)煮豆腐，一盤炒雞蛋。家中請客，由夫人親自下廚，每次不過三或四菜，外加一湯，材料也都是家常食品，用大盆盛着，擺在桌上，由客人自由取食。有一次，來客人數較多，夫人怕人多吃不飽，便多做了幾道菜，席散後，惕老就嚴正地說：「總統請客，不過四菜一湯，你爲什麼多做菜？真是太浪費了。」說得夫人面紅耳赤，無詞以對。過了一會，惕老過意不去，又婉轉地向夫人解釋：「我知道你是爲了待客的好意，不過現在國難當頭，人民困苦，我們還是節約一些才好。」

夏天，喜穿灰布馬褲(是一種便於騎馬用的褲子，緊裹着小腿，外側密加鈕扣扣牢)，足蹬高統皮靴，上身穿白色香港衫。冬天常穿布質的長袍馬褂。家中所有家具，不論床、桌、椅、沙發等都是竹木造的，而且陳舊得很。當他任蘇省主席之初，有一位王姓縣長，因事詣其官邸拜謁，坐到他會客室的椅子上，吱吱作響，令人搖搖

欲墜，向下一看，見那座椅的四條腿子上，都用粗麻繩牽綁着，防其傾倒。事後，王縣長笑語人曰：「惕老是結繩而治的，饒有古風」，一時傳爲趣譚。他任銓敘部長時，任南京成賢街公家宿舍，一日，考試院長戴傳賢(季陶)過訪，看到惕老客廳中所陳設的家具，簡陋陳舊，深以爲異，謂此非國家對開國元勳與特任官應有的待遇，乃囑銓敘部事務主任何君，另購一套全新的家具，供其使用，何君難之，戴院長曰：「此事由我負責，何難之有？」何君答曰：「部長生活，習慣儉樸，家中用具，一向很簡陋，從不肯用好的，今若易以新家具，彼必不接受，且將責我！」越數日，戴院長又來訪，見其家具依然如故，乃政令考試院事務人員爲之代購，但亦屬普通貨而已，俟惕老赴滬返家時佈置之。待惕老回京，知是戴院長的好意，才默默無言的接受下來。

三十八年大陸陷共，惕老隨政府遷台，住台北市博愛路公家宿舍，粗布被褥，簡陋陳舊的家具，情形一如往昔。某日，蔣夫人來訪(蔣夫人與惕老夫人是上海中西女塾同學)，見惕老所臥爲一竹床，異之，乃爲之易彈簧床。惕老聞知是蔣夫人的厚意，祇好謹領受之。

惕老任公職期間，政府依規定供給他小汽車一輛，以資代步。但他祇在上下班及因公外出時使用，絕不用之於私務上，連下雨天夫人出門買菜也不允乘坐。四十一年四月，惕老奉准辭去考試院院長職務，在交辦那天，因爲汽車已繳回給公家，不肯再坐着回家，堅持要搭公路局班車。

新任院長賈景德(煜如)，一再勸說，他硬是不肯，僵持之際，使列隊歡送的中興小學(係惕老所手創，詳情見後)師生見了，都感動得流下淚來。交代後的第二天，惕老就執意要搬出公家宿舍，但搬到那裡去呢？鈕夫人急得不得了，祇有默默地做禱告(惕老一生祇知仗義疏財，不知求田問舍，故致仕後，無處棲身，狼狽之至，下文尚有較詳之敘述)。剛巧此時蔣夫人親自起來，轉告總統意旨，一定要他繼續住下去，惕老才停止搬家。惕老爲官數十年，真正做到了「公私不苟，來去清白」，實在令人敬佩！

發薪所得一個空袋

惕老任軍政高職甚久，以他的地位，祇要將平時應得的俸給積蓄起來，即可過一輩子的豐裕生活。但他沒有這樣做，他把月俸及其他收入，除酌留一部分供作家用及個人應酬所需外，全部捐作興辦教育、濟助貧苦、獎勵部屬，以及社會公益之用，幾十年來，爲數着實可觀。這是由於他許身黨國、公爾忘私的素養，故能發爲兼善天下的抱負。茲略述數例如下：

教育爲立國之本，惕老有鑒於斯，故雖畢生忙於軍政要務，但對教育事業，仍頗爲注意。在大陸時，曾先後斥私資創辦俞塘民衆教育館(五年後，改由江蘇省教育廳接辦，並改名省立俞塘社會教育館)及洛陽民衆教育館，爲社會教育之先導。旋又在俞塘故里興辦私立強恕中學堂，便利家鄉小學畢業生之升學。大陸陷共後，惕老將考試院遷移台北溝子口的有關事項，安排定當後

，又讓資在考試院旁購地創建私立中興小學及在汀州路籌設強恕中學復校。當時兩校規模均小，後來由於惕老的大力支助，遂得逐漸擴充發展。如今中興小學學生近二千，並為紀念惕老，已改名為永建國小，由市教育局接辦。強恕中學經校董會聘請惕老侄子長耀擔任校長。長耀辦學，負責認真，經費完全公開，以學費為教職員薪水，以雜費為學校開支，涓滴歸之於公，其廉潔勤慎，有惕老遺風。現有學生近三千，分設普通、綜商、英商、郵政等科，校風純樸，校譽日隆，為台北著名的私立中學之一。

民國三十六年三月，國民政府為實施憲政，於南京召集第一屆國民大會代表開會，選舉總統，蔣公當選，於五月二十日就職，國民政府改組為總統府，惕老被任為國策顧問，旋擢任資政，這是惕老難得的清閒時期，家居上海，參加雲林書畫社，並鬻書。但惕老盡以所得濟助貧苦，受惠者無不感激涕零，永銘心版。

按惕老的書法，造詣極深，初效顏魯公體，熟而生變，鐵劃銀鈎，蒼勁有力，與當時滬上書法大家吳稚暉、沈尹默等齊名。惟惕老不久又晉京忙於公務，甚少揮毫，故其書法傳世的不多。在台所見者，僅四十八年八月書贈強恕中學畢業生之賀勉辭一紙，及強恕中學禮堂所懸之「不強人謂之恕，不恕已謂之強」對聯一副而已。——此聯雖為對「強恕」二字之解釋，實亦夫子自道之言也。

公務人員生活，自抗戰軍興以後，即甚清苦，來台初期，仍然如此，惕老為照顧考試院及所

屬各部同仁生活起見，除提倡克難節約外，復組織員工福利委員會，籌措基金，訂定應急的支付辦法，使同仁遇到急需時，有個可以周轉的地方。同時還將自己按月所領的院長特支費（規定由院長自由支用，不須報銷），分文不取，全數撥給福利會，作為獎勵員工進修之用，不夠時，再由福利會補充之。

獎勵的辦法，規定（但不強制）在一定的期限內，簡任人員每人各寫研究論文一篇，題目由院長提出，有時也可由各人就如何改進考銓制度方面自行擬定。薦任以下人員，每人撰交散文一篇，題目由秘書長或部長擬定後，呈請院長核閱。文稿（姓名一律彌封）送請考試委員或其他指定人員核閱並評定等級，呈請院長核可後，依等級發給獎金（雇員、技工、工友亦有習字之獎勵）。各人既可藉進修以充實學識，又可藉獎金以增加收入。這是惕老把舊時書院獎勵學生的辦法，拿來獎勵考試院及所屬兩部同仁，用意至善，用心良苦！

薄子口院址，後面有山，前面有河，風景甚佳，但雜草遍地，路又崎嶇不平，員工上下班盤民衆出入，殊不方便，惕老遂下令僱工開山、修路、整理環境，所需費用，由考試院預備費項下動支。可是預備費編列有限，用途又多，到頭來不敷支出，惕老乃囑會計人員由他薪水內按月扣抵。於是有好幾個月發薪時，惕老祇拿到一個空紙袋。他那位賢淑的夫人黃梅仙女士，知道他的脾氣，祇是笑笑，一句話也沒有。

惕老如此長期的慷慨捐獻，自然終其身不會

有何積蓄。因此，到了晚年，連僕人也僱不起，祇好去美國依靠他的子女為活了。但到美以後，又時時懷念祖國，想回來和國人共赴國難。一日，子女下班歸家，不見惕老，大家惶急萬分，因其時惕老視聽能力，俱有減退，深恐迷途，發生車禍，乃四出尋找，終於發現他在街頭蹣跚，問其故，則含笑答道：「我欲買飛機票回國，參加反共復國大業。」其愛國熱忱，真是老而彌篤，令人欽佩無已！

大官羣中的大好人

惕老在美，自民國四十七年春季後，因患攝護腺炎，動過兩次手術，均未痊癒，不時復發。至五十五年十二月中旬，忽又罹患肺炎症，家人把他送入紐約市美聖東尼醫院，經多方醫治，終因年邁體衰，回春乏術，於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時逝世，享壽九十有六歲。易質時全無痛苦，面露安詳。其夫人黃梅仙女士、公子長德、女公子熾華、珉華、幼華、孫庭偉等，均隨侍在側，哀毀逾恆。遺體即移紐約市麥迪遜大道凱倍遜殯儀館。

消息傳出，親友之前往瞻拜遺容者二百餘人。二十九日大殮後蓋棺（棺係不銹鋼所製），安置於公墓禮堂內，未入土，蓋期待大陸重光，便於迎回故鄉，俾其臨終時遺言：「生於中國，葬於中國」，得以實現。

惕老既逝，美國紐約日報特發表長篇新聞，稱惕老為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助理，並扼要敘述其求學、革命，與服官經過。三十日下午一時，

紐約華僑領袖、學人，及旅美人土，在教堂舉行追思禮拜，由江守道牧師主領，到有陳立夫、蔣廷黻、劉鏞、賴璉、潘公展、張淵揚、何廉、項廷榮等一百五十餘人。

國內各界聞耗，極為震悼，先總統蔣公介石與夫人等，立致唁電，蔣公並特撥治喪費美金一萬元，各機關團體及民間人士，於民國五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假台北市國際學舍，舉行追悼會，由總統府張羣祕書長主持，與祭人員三千餘人，素車白馬，備極哀榮。

張文伯教授所撰「追懷惕老」稱他是一位「三大」人物，所謂「三大」，即「大老」、「大官」、「大好人」。茲摘錄其要點，以結束本文：

「……惕老與（吳）稚老並稱國之大老，……二老友誼甚篤，又多年同在國父領導下奔走革命，聲應氣求，患難與共。惕老歟歷文武要職甚久，但在諸顯要中獨重躬行實踐，守身如玉，守口如瓶，做事好走直線，從不苟且圓通，亦不誇張其詞，自我標榜，這就得力於他儒學素養及軍事教育的薰陶，終其身保持着書生本色，及革命軍人本色。」

「稚老是終身不做官的，但他的不做官論，並不反對好人做官，而且主張祇有好人才可做官。因此，在稚老心目中，惕老便是大官羣中的大好人！」

「稚老的高風亮節，是大家所熟知的，惕老能被稚老評之為大官中的大好人，則其人格與官格之高，不待言而明矣……。」

中外雜誌社北美總經銷處地址電話

本社為簡化並集中海外發行業務，北美地區委託世界日報暨世界書局總經銷，茲將各地詳細地址列後，嗣後北美地區讀者及代銷書店請逕向下列地址接洽為荷。

紐約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77 Broadway

N. Y. N. Y. 10013 U. S. A.

TEL: (212) 226-5131

洛杉磯世界日報

CHINESE DAILY NEWS BOOK

SECTION

1230 Monterey Pass Roa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U. S. A.

TEL: (213) 261-6972

舊金山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BOOK SECTION

210 Mississippi St.

San Francisco, CA. 94107 U. S. A.

TEL: (415) 626-1798

(415) 626-3628

芝加哥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2235 St. Went Worth Ave

Chicago, IL. 60616

TEL: (312) 842-8080

華盛頓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807 8th St. N. W.

Washington D. C. 20001

TEL: (202) 789-4112-3

夏威夷世界日報

World Journal

Queen Emma Building

1270 Queen Emma St. Suite 605

Honolulu, HI. 96813

聖荷西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710 Tully Road

San Jose, CA. 95122

TEL: (408) 238-1687

多倫多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305 SPADINA AVE.

TORONTO,

ONT. MST. 2E6

CANADA

TEL: (416) 362-1788

溫哥華世界書局

W. J. BOOKSTORE

155 EAST PENDER STREET

VANCOUVER. B. C. CANADA

V6A 1T3

TEL: (604) 688-3018